



一个新战士的成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连下士 胡居成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一个新战士的成长.....	(1)
留恋.....	(13)
寄钱.....	(15)
哨兵和三輪車工人.....	(17)

一个新战士的成长

我叫胡居成，家住江苏省睢宁县高集乡河灣村，一九五六年应征入伍。許多同志要我談談入伍后的进步經驗，我有什么进步經驗可談呢？只能簡單的講講二年多来部队的党、首長和同志們是怎样对我进行教育、培养和帮助的。

从当列兵說起

一九五五年暑期，我在江苏省运河师范学校初师部毕了业，被分配到銅山县大吳区大吳乡大吳家小学当小学教师。过了三个多月，一九五六年度的征兵工作就开始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批改作业，区文教股股長走进办公室，他先看了看教师簡历表，然后对我說：“小胡，你起来走走看”。“走”！我一时有点摸不清头腦，莫明其妙的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蹣跚的来回走了兩趟，价股長笑哈哈的握住我的手道：“小胡，告訴你个好消息：今天区委在干部會議上傳達了五六年度的征兵工作，报个名吧，我看你行。”

听他这么一說，我的心当时就热了起来，忙握住他的手問道：“我能撈到去嗎？”价股長坐到椅子上，慢条斯理的回答說：“今年的征兵工作与往年不同，去年在职人員不要，今年在职人員也可以报名。”

那天晚上天气很爽朗，同宿舍的老师們都鼾声如雷的走进了夢乡。我却怎么也睡不着，心里老是想呀想呀，想到高兴的地方，不自主地暗自笑了起来。

我是多么想当解放軍呀！家乡解放那年（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下大軍中的一个連队住在我家里。他們不吃不喝我家的，还帮助我家扫地、挑水、泥牆、补屋頂……亲热的好比自家人一样，他們常常給我講战斗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解放軍紀律好，打仗勇敢，真是好样的。

从那时候起，我就立志想当解放軍。誰知几年来的願望今天竟然可以實現了。

第二天我就到兵役站报名，檢查身体。身体“甲等”，合格了。老师們握住我的手說：“小胡，你到部队，保証不会扛枪当兵，大小是个干部。”“是呀，要身体有身体，要文化有文化，当个軍官还不是呱呱叫”

“……………”

我自己呢！也有这种想法。一九五五年这里去几个服兵役的都是大老粗，一字不識，入伍不到一年，有的入团，有的入党，有的还当上副班長班長呢！而我和他們比，各方面都比他們好的多：人民教师，青年团员，初师文化水平，部队又是一个培养人材的革命大学校。我心里想着，咀里像含了块糖似的甜滋滋的。

誰知一到連队，领导上要我下班当列兵，当时我很不高兴。再加上学习緊張，不管天热天冷，刮风下雨，每天总是起早帶晚的操練，造工事，打演习……累得滿身是汗，滾得滿身是泥水，夜

里还要上一班崗。生活制度又特別嚴格，即使往附近买点香烟，也要向班長請假。有一次我因买一張紙沒有向班長請假，回來就吃了一頓批評。

這時，我為自己的入伍感到後悔了。在家教書多好呢？一天到晚坐在辦公室里，風不吹頭，雨不打臉，和天真活潑的小學生生活在一起……我想離開部隊。

但我一想到部隊的首長、老同志對我的關懷、體貼、誠摯的教導，心里又充滿一股階級友愛的暖流。記得，我和幾個新同志一到班里的那天下午，老同志打水給我們洗臉、洗腳、洗澡，拿乾淨的鞋襪、衣服給我們換，給鋪床、拆洗被子；在茶話會上，同志們還把自己的獎品，日記本、鋼筆、書籍送給我們；晚上帶我們看電影，或者講戰鬥故事。真像哥哥照顧小弟弟一樣，對我們進行着無微不至的關懷。連里的首長對新同志更是體貼入微，夜里無論下雪下雨，連長總要到班里給同志們蓋被子，生怕受凍着涼。有一天深夜站崗，下着大雪，河裏結了一、二寸厚的冰，冷風吹在臉上，像刀割一樣疼。連長怕我們受凍特地跑了五里多路，把他的大衣和皮帽送給我穿戴。當時我真感動的差點流下淚來，不知說什麼才好。

每當我想到這些，就覺得：“革命部隊多好哇！如能一輩子 and 同志們生活在一起，那才幸福呢？”可是，我一看到自己領子上釘的列兵軍銜，想到部隊的學習緊張、生活制度嚴格，我又難過和苦惱起來。

一天晚上副排長找我談話。他拉我坐在他的身邊說：“和你一起入伍的新同志，都是有說有笑、歡歡樂樂，你為什麼老是愁

眉不展、不高兴呢？”副排長停了停又說：“我們都是革命同志，有什么苦惱都可以談談。”

是呀！为什么和我一起入伍的新同志都是欢欢乐乐，認真的学习着，工作着，像高万祥在执勤中不顧生命危險，捉住了一个企图破坏工厂的坏蛋；王召許在訓練中勤學苦練，发揚团結友爱的精神，帮助同志們揸槍、揸被包、揸走不动的同志；柴玉樓在打演习时，手和肚皮給石尖草根划破了一道道口子，他沒有吭一声，繼續前进……想到这些，我真痛恨自己的落后：內心感到一陣陣慚愧，終于把藏了很久的錯誤思想全部說了出来。

副排長握住我的手說：“你把当列兵看的太簡單了，別的不說，就拿你領到槍那天的事來說吧：不是一动手，槍机就嘩的摔了下來了嗎？老同志教你武器分解結合，一遍又一遍，結果你還是沒有學好。有文化是學好軍事技術的有利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你对軍事技術一點都不懂啊！要想学会保卫党、保卫祖國的本領，就得苦學、苦練、虛心的从头學起。”副排長咳嗽几声又說：“人民的軍隊是人民的勤務員……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你想当干部出发点如果是想为党、为人民、为祖國担負更多的責任，这也是好的。但是要想当好副班長、班長，那首先就要把列兵当好，如果列兵也当不好，那你又拿什么去領導和教育列兵呢？你有文化，只要你自己肯干，当列兵也同样可以發揮不少作用，做俱樂部工作，搞文化教育，帮助班長搞工作計劃，和老同志一起团結新战友……可做的工作是太多了。”

副排長休息一下，倒一杯茶給我又說：“真正的战士，是在党的教育下，革命同志的关怀帮助下，从艰苦的斗争岁月里，緊張

的日常生活中，鍛煉出來的。而我們現在的條件，比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可真的要好多了。”接着他講了講指導員崇國友同志在抗日戰爭中和傷口作鬥爭的一段動人心絃的故事。最後，副排長站起來說：“十二點了，回去好好想想吧，當列兵，當幹部，只要能真正盡到自己的責任，同樣是光榮的。”

這些可貴的革命同志式的教誨，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那天夜里，我幾乎一夜都沒有睡得着，眼前老是呈現出副排長和藹而又嚴肅的面容，耳邊响着他那親切的聲音。“是啊！我入伍不到三個月，別說流血，就是流汗也還流得不多呢！今天能得到列兵的軍銜，那已是非常光榮的了。如果軍銜高，名不符實，這才不光榮呢？”

第一次參加“戰鬥”

一天夜里，當我睡得正香的時候，被連續短聲的緊急集合哨驚醒了。班長喊着：“發現敵人襲擊，趕快集合。”同志們都迅速的穿起衣服，揹上裝備。只有我，慌得拉着被子亂抖，褲子也找不到。想用手電筒照一照，又怕暴露目標。只好到處摸呀，摸呀，忽然覺得腳底下有衣服，連忙一把抓起來穿上，揹起槍就往樓下跑。剛跑到樓下又想起忘了帶子彈帶，只得又跑回去摸了子彈帶就往頭上套。

好不容易赶到陣地上，班長正好下達裝子彈的口令。同志們都嘩啦啦地拉開了槍機，裝上子彈。我呢？要命也取不下槍來，原來槍還壓在子彈帶底下呢。班長看到了，連忙幫我取下子彈帶，拿下槍，又給我套上子彈帶。

做了几个动作，連長命令大家集合講評了。連長說：这次演习，一班最好，只兩分鐘就帶到陣地上，三班（我所在的班）最慢，八分鐘才到齊。我听了头上直冒烟，头也不敢抬。

回營房以后，班長握住我的手說：“你別难过，这是你入伍后的头一次夜間演习，今后鍛煉鍛煉就好了。”接着他又說：“一个軍人，應該时时刻刻准备战斗，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應該把自己的东西放在一定的地方。”从这以后，我思想上确实重視起来了，时刻保持战斗准备，特別是睡覺的时候，把帽子放到枕头底下，鞋子放到坐起来就能穿到的地方……。并且，每天起床的时候，我都像听到紧急集合哨子一样，敏捷的按次序着裝。班長和同志們都說：“这样很好，再紧急集合，你一定会跑到我們头里了。”

不久連里又进行一次紧急集合演习。这一次啊！我不再那么慌張了，一切都有次序，結果我和班長肩并肩跑下楼来。班長虽然沒有表揚我，可他很滿意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成了优秀射手

战术訓練一結束，射击訓練紧接着开始了。

保証書、决心書、挑战应战書、新老同志的包教保學合同，雪片一样飞到指導員的手里。各排各班和各个个人，都提出了激动人心的口号：“姿勢不正确不打，瞄准不好不打，心发慌不打”；“树立勤學、苦學、活練、巧練的精神”；“不怕日头晒，不怕热风吹，不怕冷雨打，不怕流血汗，为祖国勤學苦練”……。全連的官兵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个个朝气蓬勃，斗志十足，人人都爭取打优

秀，为祖国增光，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学好第一手本领。

在射击训练动员期间，我接到了新战士刘伯林、徐寿明、李锦承等五位同志的挑战书。付班长张学祥（共产党员）又和我订了包教保学的合同。我被卷入了为祖国打优秀的洪流之中。

七月的太阳，简直像一爐烈火。同志们伏在烫手的地皮上，一枪又一枪的瞄准。我和付班长形影不离的在一块预习。每天早上一到操场，他就叫我做射击动作。草地上的露水湿透了衣服，中午的炎日当头晒，晒得脸上的汗珠像雨点一样往下滚。但谁也没有叫一个“苦”字。左眼闭不死，用手蒙着瞄，头晕了用冷水冲一冲。下雨天靶场不能预习，就把小靶子放到外面，人伏在屋里瞄。……就这样，第一练习我打了个良好的成绩。可是，和我挑战的五位同志，有四个打优秀，全连总评也是优秀。我难过死了。付班长安慰我道：“别难过，谁有粉不想朝脸上抹，检查起来我在包教中耐心的教也不够。来，咱们再订第二练习的合同吧！”

第二练习比第一练习更难打。第一练习有依托，距离一百公尺；第二练习不但距离增一倍，最困难的是没有依托。要想打好靶，就得有强有力的臂力，如果稍微一摆动，就要吃“烧饼”。为了锻炼臂力，全连官兵积极动脑筋，找窍门，利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进行锻炼。如：举重，拉杠子，托碑：……我和付班长一方面吸取别人锻炼的经验，一面也苦心寻找新的方法；用绳把砖块拴在枪头上瞄准。这样不但锻炼了臂力，而且瞄准、击发也能同时进行。在紧张的练习中，我和付班长又提出：“饭前饭后瞄三枪，打靶不发慌”；“见物瞄物，”的口号。平时不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尽量用一切尽可能利用的东西练臂力，瞄准。在班里，举椅子，

在路上托石头，拿树枝当枪瞄，星期天不外出。两个肘都磨的又红又腫，胸部也酸的不敢碰。可是，我举起枪来，还是上下左右不停的摆动，綜合动作的檢查也將將及格。別的同志檢查都是优秀。包教我的付班長張学祥同志又調走了。这时，我有些灰心了。心想：“鋤头笔头多么听话，多么好使啊！还是讓我回家教書、生产吧！”因此，我的干劲降低了，情緒消沉了。連長看出我的心事，他鼓勵我說：

“怎么啦？胡居成同志，灰心了嗎？”

“不行啊！我太笨了！”

“不对，都是人嘛！別的同志能学会你也能学会，不过迟早一些就是了。”

“太困难……”

我吞吞吐吐說出了心里話。連長拍拍我的肩头說：“当战士能怕困难嗎？不能忘記你是来学本领保卫祖国的。不要灰心，来，我和你練吧”

連長的热情談話，鼓勵了我，幫助我战胜了退却的思想，从連長的話里，我体会到当一名战士可真不簡單！我低下头，想起指導員在第一天动员射击預习時說的話：“訓練和打仗一样，命中一粒子彈，就等于消灭一个敌人，要不，就浪費了国家財富，將來也消灭不了敌人……”

這些話在我的心里留下深刻印象。“是啊！我是来服兵役学本领保卫祖国的，可是，見到困难就低头，能学好軍事技术嗎？”我抬了头，对連長說：“我一定不灰心，請連長多多幫助我。”从这以后，我又抓紧一切的时间預习。飯前飯后練，課間練，晚上

把靶子划在灯罩上練，胳膊磨破了，血沾住了衣袖也不顧。

实彈射击的一天到来了。我被排在最后，向我挑战的刘伯林，李錦承又获得了优秀的成績，全連大部分新同志都是优秀、良好的成績。我又是羡慕又是激动，心直跳。

快临到我打靶了，我的心跳得更厉害。記得入伍后，我剛領到枪时，高兴的咧着咀笑，就好像遇到了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可是現在，我看見它心里就像揣了个小兔子。对自己的技术也不放心了，找排長檢查，又找連長檢查，直到他們說“这样能打好”，我的心才算平靜了一点。但是，当指揮員叫我的名字，發彈員發給我金黃光亮的五发子彈的时候，我的腿又籐糠似的顫斗起来。付連長高亮洪同志摸了我一下头說：“怕什么？要沉着，勇敢一些，我相信你能打好。”我稍停了一刻，心中平靜了一些，尽量按照平时学的要領，“左眼閉、右眼睁，缺口对准星，三点成一綫，指向瞄准”。扣动了板机，第一发子彈打出去了。

射击一完毕，报靶員高举着紅旗，喊道：“五发五中，优秀，真行。”靶場上也轟动起来。这时候，我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射击訓練結束了。我被評为二級优秀射击能手。团首長給我家寄去了一張喜报。我心里真高兴极了，想不到入伍前我这个爆竹也不敢放的人，入伍后成了射击能手。

入 党

我非常敬佩那些黨員同志。他們在工作中是那樣的踏踏實實，对待同志是那樣的誠懇关心，我把他們当作最好的朋友。在工作中，学习中，把他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当作我学习的榜

样。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个要求：参加共产党。

但我没有勇气写入党申请书，只写了一份要求参加党课学习的报告。

我的报告党支部批准了。我怀着一颗激动得乱跳的心，走进了上党课的课堂。

后来，我又写了两次申请入党的报告，但都没批准。心里很苦恼，见到同志很感到难为情。工作学习渐渐的也有点松劲。指导员崇国友同志找我谈话说：你的工作学习还不错，但还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你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入党？”这一问，我可抓瞎了，看看天，望望地，两手不住的捧着衣襟，半天答不上来。指导员没有多解释，从身上掏出一本“正确对待入党问题”的书给我，嘱咐道：“回去好好读读吧！”当我正要往回走的时候，指导员又叫住我说：“你的入党动机夹杂着个人打算，还没有确立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决心，你应该进一步检查自己的缺点……”指导员接着又说：“你不是看过‘保卫延安’这部小说吗？小说里那个叫宁金山的老战士，是怎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呢？怎样正确对待入党问题的呢？”指导员紧接着道：“宁金山的弟弟宁二子劝他入党，他说就算党员们同意我入党，目下，我也不打算入党，……我比起党员来算什么呢。浑身毛病，二子，我有信心按党的路线一直往前走，可是，我的思想不够作个党员……。”你回去抽时间，再把这一节看一遍吧。

回来躺在床上，仔细地一考虑，我惭愧的流下泪来。指导员说的对，我要求入党，并不是为了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而是认为入党以后，在群众中有威信，上级信任，工作好干，甚至产生入

党后提拔快、服役期滿回家教書或者生产吃得等等思想。

以后，指導員和許多黨員經常來找我談話，指出我在說話和學習中有驕傲的情緒，工作不夠正常，忽冷忽熱等的缺點。

黨就是這樣關心我，幫助我，教育我，但不原諒我的缺點。使我深深的認識到，一個人要求入黨，首先必須樹立正確的入黨動機，加強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基本知識的學習，真正的懂得共產黨員是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不是當老爺，以高度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吃苦在先，享樂在後，英勇的站在鬥爭最前列，領導大家與困難作頑強的鬥爭，始終能披荊斬棘，冲破所有的困難，完成黨交給你的各項任務，向勝利邁進。

同時，我也体会到，一個同志，不管他有多少缺點，只要接受黨的教育，堅決和自己的缺點作鬥爭。就有可能在黨的關懷下，取得進步。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光榮的走進了黨的懷抱，在我的生平中展開了一條光明大道，我決心以最大努力，在祖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經濟建設中，強大的現代化的國防建設中，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完成黨給我的任務，在黨的教育下，永遠保持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

開始當班長的時候

五七年三月，老同志復員了，我擔任了班長的工作，心里真有點兒害怕，不知道怎麼搞法？

當時老班長葉啟榮快要復員，他對我的幫助，使我感動極了。班里討論的時候，他叫我掌握，班里的工作，也叫我領導做，休息的時候，他提出我的優缺點。並且，詳細的介紹他自己的工

作經驗。記得，在他復員的那天晚上，他找我談了三四個小時的話。他說：“一個班就像一個家庭一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性子，各有優缺點。你要隨時隨地的關心他們的生活，接近他們，把他們當作親兄弟看待，替他們解決問題，工作就好做了。如果你縮手縮腳，他們也像客人似的，不敢接近你，不敢說心裡話，工作就會碰到困難。”

這樣真摯的幫助，怎能不叫人感動呢？我真太熱愛部隊，熱愛同志了。它真是一個“革命大學校”，“溫暖的革命大家庭。”

留 恋

大雨洗过了山崗，落日收尽了余輝，虽是初春，雨后的深夜还是很冷的。

明天就要服役期滿退役回家的中士班長王文中，像一尊銅像似的端着步騎槍，佇立在山峯北站的哨所上，全神貫注地傾听和洞察着周圍的情況。

夜越来越深，四周恬靜无声，天上布满了閃爍的星星。王文中注視着远处的村庄和田野。他彷彿看見了田野里的麦苗，冒出了金黃色的穗穗，他好像聽見了忙碌一天的人們的鼾聲……他的胸膛挺的更高了，板机扣的更紧了。他心里默默地想：祖國睡熟的人們！这是我三年中的最后一个夜晚捍卫着你們了，把你們的鼾聲放得大一点吧！

突然，发现山脚下：有一个黑影在移动，王文中絲毫不動声色，警惕地攥紧了手中的武器，注視着前方。心里在想：有誰会在深夜走動。黑影越来越近脚步声都能聽見了，漸漸走近来了，这时他看清了这是新战士刘启山。这时，王文中真有点兒后悔，春夜不該替刘启山盖上兩床棉被，盖上了兩床被子，当然会热得睡不着的。

的确，刘启山，是被兩床厚厚的棉被給热醒的。他睜开眼睛，习惯的向床头摸了摸，心里砰然一跳，槍和子彈帶不見了，战士丢了槍就是丢了自己的眼睛、生命啊！他霍的坐了起环来。环癱

了一下，別的同志睡得真香，只有班長床上空空的什麼都沒有。

刘启山癡癡的站着想：班長退役回家已經走了嗎？把我的槍也帶走了嗎？不！不可能，他一轉臉發現班長的被子壓在自己的被上。他明白了——班長八成拿我的槍上崗去了。

是的，今天白天連里舉行交槍儀式。王文中抱着烏溜溜的沖鋒槍，眼眶里蓄滿了淚水，緩緩地走向主席台，當指導員去接他的槍的時候，他握得緊緊的，依依不捨的把槍遞給指導員。

儀式結束，天也晚了。王班長躺在床上，使勁閉着兩只眼睛，可怎么也睡不着。戰士們甜蜜的鼾聲，激動着他的心靈。他悄悄下了床，給戰士們掖掖被，看着睡熟的即將分別的同志們的臉。

這時營房的門忽然開了，一道燈光射了進來，一個哨兵向刘启山床前走去。王文中急忙攔住他。哨兵這才發現王班長沒有睡着，驚奇的說：“現在已經下二點了，你怎么……”“小點兒聲不要惊醒他，你去睡吧！”王班長輕聲的說：

王文中悄悄的把刘启山的槍拿起來，掛上子彈帶，上崗去了。

“班長，你明天還要趕路呢？槍，給我吧！”刘启山走到王文中面前，用雙手去接槍。“不要緊，讓我站完這最後的一次崗吧！”王文中緊緊的握着槍，用商量的、請求的語氣回答着。刘启山怎麼說也拗不過班長的願望，只好同意班長的要求。

王文中繼續端着手中的武器警惕地注視着周圍的情況，直到黎明代替了春夜，迎風草頂着滾圓的露珠。上班的工人們，三五成群的說着唱着，從山腳下過去，望着哨所，走進了工廠。

刘启山第二次走到班長的身旁，王文中不得不取下子彈帶把槍吻了吻，交給了刘启山。迎着漸漸升上的陽光，走下山崗。

寄 錢

“錢是誰寄的呢？”

新战士張小齡拿着一封家信走到班長陳德民跟前，腳跟兒“咣啦”一併，敬了個禮說：“班長同志，你說可奇怪，上次我明明寄五塊錢回家，可是我爸爸來信說收到十五塊呢！”陳班長听了隨着說：“是有点怪，你是不是把信看錯了？”張小齡忙打開信說“沒有看錯，你听，”小齡兒：寄來的十五塊錢真救了急，你媽媽的病已經治好了……。”

“啊！你媽媽的病已經治好了！”陳班長高興得忍不住把臉轉到一旁，笑着回憶起上次寄錢的事：

那天，張小齡下崗回來，接到了家里的來信，眉尖皺成一個疙瘩，午飯也沒有吃。班長陳德民看小齡這模樣，就問他出了什么事，小齡心想：“班長要是知道這事，一定又要操心啦，再說班長的津貼費也要往家里寄呀，也不能讓人家不花借給自己呀！”想到這他就說：“沒有什麼，班長！”

陳班長見他不肯說，就去找他一塊參軍的張立忠了解，才知道小齡媽媽害病要住院，政府救濟了一半，還差十五塊錢，要小齡想辦法。

當天下午，陳班長拿着一封信對小齡說：“你不是要寄錢回家嗎？我也要寄，拿來我給你捎着吧？”小齡把咀厥着說：“我